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二十三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中大同元年 李賁復帥眾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  
艦充塞湖中眾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  
已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  
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正當出百死決  
力取之無故停畱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起  
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賁眾大  
潰竄入屈獠洞中

典澈湖注云當在新昌界無考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  
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胡氏曰於汾水上蔬歡於決而移之不使近城

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

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

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

胡氏曰天險自然之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

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

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胡氏曰鼓排吹之火氣入地敵以

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

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

燒布並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

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

柱折城崩胡氏曰高歡嘗用此術攻郭以擒劉謐故復用之於玉壁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

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

據其土山歎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返之危孝寬闢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白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

魏大行臺度支尙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

任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閒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尙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尙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酌酒言曰尙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

武功縣屬乾州同州府時宇文泰營所在

太清元年春正月東魏勃海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

可欺犯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爲之用世子澄祕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

軍討景

秋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乙酉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

要胡氏曰杜弼之要蓋弼在

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府風有聲稱故問之也

可爲戒者使錄一二

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眾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眾數千不敢救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



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及貴孫伯超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郭鳳退保潼州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托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胡氏曰謂侯景先降西魏也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胡氏曰謂侯景見容於西魏也不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執圖身胡氏曰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迹就古燕字通言進軟熟之辭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心深辨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引使終恐尾大於身踵繼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聲小不

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

帝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梁主者操

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旣老矣耄又及之加

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

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

胡氏曰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

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

將禍生骨肉豐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無救府

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

持我乘其弊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

城父拔之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闕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

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紹宗引軍擊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

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

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耶紹宗曰欲

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

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

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

胡氏曰被短甲執短刀入敵陳力戰

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紹

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能復振卒以走死紹

宗墜馬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紹宗豐生俱

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

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

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勦而來

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

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

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旣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

今定何如而尤我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

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溼火不復然景與紹宗相持數

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胡氏曰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

說疑在銅山縣西北海州在睢甯縣譙州治渦陽城卽今蒙城縣城父聚在其西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

眾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

並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

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眾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

景與腹心數騎自碶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

城人登陴詬之曰跋奴欲何爲耶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

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

之

胡氏曰人臣苟有才必養寇以自資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

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

黯所不容問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景夜至壽陽城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遂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元圖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尙元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

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乙卯卽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弁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卓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

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著尸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

南豫州今壽州  
台州今合肥

二月東魏旣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諭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宏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

胡氏曰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帝於是  
墮高澄術中矣

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異御史中丞張紹等

皆曰靜寇急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

是設閒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

許通好正墮其計中

胡氏曰侯景之反覆何敬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傅岐知之梁朝非果無人也武

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 昇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昇言賜淵明書

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

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

陳啓於上景又致書於朱昇餉金三百兩昇納金而不通其啓

胡氏曰史言朱昇昧利而不顧患 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豎隙

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

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

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

國有常制公但清淨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眾



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

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

手

胡氏曰景言至此辭意迫切歎窮則搏能無及乎

上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

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爲鄴中書求

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

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

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

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

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賣市估及

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胡氏曰景之反謀彰灼如此梁之君臣若罔聞知其亡宜矣

夏四月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

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

恃其眾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秋八月鄱陽王範密啓侯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異動靜皆關之異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剪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以合肥之眾討之止不許朱異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異不復爲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異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異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

悟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譏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  
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詔以求容肆辭以拒諫聞難而不懼  
知惡而不改天奪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朱子仙  
東攻木柵執成主曹璆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  
胡氏曰此卽朱昇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之說也昔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敕購斬景者封  
三千戶公除州刺史以待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  
督諸軍以討景九月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  
至彼眾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  
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卽進  
路景乃畱外弟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  
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  
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庚子詔遣甯遠將軍王質帥眾三千巡

江防遏景攻厯陽太守莊鐵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厯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尙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昇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旂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質去采石而

听猶未下渚譟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譟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甯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眾步還建康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甯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治尙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滿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

石頭輕車長史謝禕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出景啓言昇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昇甚慚棟上遣中書舍人賀季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昇等亂政除姦臣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閒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擣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

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眾開桁始除一船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游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眾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獻歔流涕隨景渡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眾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榮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旂皆黑射啓於城中曰朱異

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昇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昇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旣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朱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眾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俱盡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

胡氏曰杜佑口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潤而上



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塗牛皮蒙之入蔽其下昇侃使作雉  
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侃使作雉  
尾炬灌以膏蠟置擲焚之俄盡胡氏曰杜佑曰燕尾炬縛葦草  
蠟灌之加大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侃景又作登城樓  
之作雉尾炬也施鐵鐵以油灌炬擲驢上焚之  
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  
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  
啓求誅朱昇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  
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昇與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侃侃  
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而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  
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昇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  
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鷲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  
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  
謂鷲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

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厯陽先遣書約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略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卽帝位於儀賢堂大赦改元正平以景爲丞相妻以女於是景營於關前分其兵三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眾潛引景眾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眾心竊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于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

首以贖前罪不死關前當死關後乙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尙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于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還皆免胄赴賊子四中槊洞胸而死于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旣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至數萬錢人相食餓死者十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屬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

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

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胡氏曰景自渦陽之敗南走馬

頭此當塗之馬頭郡也在東今自壽陽西攻馬頭壽州之馬頭

戍也在西木柵在荆山西按譙州南譙州也今壽州丹陽郡今

江甯縣南九十里小丹陽也慈湖在太平府東北四十里板

橋在慈湖東北四十里南塘疑今江甯城西南之莫愁湖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

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營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

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並

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

欲如日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

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

從何得之僕所以趣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

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

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  
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己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羣  
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  
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  
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朱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  
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  
南王卽有景眾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  
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異傳岐曰桃棒降必  
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終不能決  
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  
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俄  
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

通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所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甯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出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元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伯超

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大春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至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眾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

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尙書羊侃卒城中益懼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入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小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胡凡曰爲人臣子固當以身爲國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兩陳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急親犯矢石以帥屬將士可一川之耳豈可以爲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爲常此其所以死於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必死之將可也若論臣子大節則至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矣壬寅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賊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卻月以擬之



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  
司馬門出盥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已酉景上山稍逼城樓柳  
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墜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  
罩二土山景眾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  
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胡氏曰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侯  
攻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於矢石乃棄土山不復修自  
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  
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疑降於景教之引元武湖水以灌臺城  
關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  
歐陽頎監州事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  
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  
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  
置酒衆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

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是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眾軍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

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鑣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卽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丙辰晦仲禮夜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

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所必爭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兵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允助之

黃城大路疑龍潭驛路也徑指鍾山則由其南繞青龍山北行廣漢門北門也朱方卽丹徒縣鍾離在今鳳陽縣東歐陽今儀微縣南一鐵港公安縣屬荆州府漢川自漢口出江也大司馬門臺城南門廬陵縣屬吉安府潯城在九江府江北岸南洲太平府也張公洲卽蔡洲在今江甯府城西南北河口江中後渚胡注云在中興寺前按中興寺在新亭則近今沙洲圩也青塘胡注云青溪塘則今城內入府塘然非石頭中路矣存參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定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允以舟師截其後叔允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

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琇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鸢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眾軍題云得鸢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

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渡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眾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暇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幾過淮卽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

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徹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或煮鐵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眾亦飢鈔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未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

胡氏曰太子綱疑范挑棒之來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

景乞割江石四州之地并求宣

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與于于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卽發又云恐南軍見蹶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合眾三萬至於馬卬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卽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乙卯景又啓



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及譙州侯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閭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卽當引路上遣吏部尙書張綰召確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卽那得辭確意尙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眈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

胡氏曰景凡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御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

上常蔬食及

園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暫通上雞子數

百枚上手自料簡歛歔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  
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慆軍於西峽口  
託云俟四方援軍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釋  
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  
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  
兵米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  
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蓋首橋在今江甯甯營內  
江右四州註謂南豫西豫  
合光二州按南豫州今壽州也西豫州今安慶府也合州今廬  
州府光州今光州也馬邑洲今江甯府城北觀音門大洲江潭  
苑在今江甯城西西南善橋武口今黃岡縣之陽邏堡青草湖  
在洞庭湖南西峽口卽夔州府東江口此言侯景之禍朱異及  
簡文  
召之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問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  
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

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上覽啓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眾心猶望外援柳仲禮惟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戲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

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進軍既而鴟仁等曉猶未

至景眾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伯超望風退走

胡氏曰寒山之

敗元武湖側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爲之也

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

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于悅求和上使御史中

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

且畱京師立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

違棄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

以死相懼耶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關前

水

胡氏曰石關前水景決元武湖以灌城者也

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

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勳熊曇朗恨之丁卯夜

向曉勳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眾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

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

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

相繼踰年猶不下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悉

眾分休迭進

胡氏曰言分兵爲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遞至癸休則甲復進矣如是則攻者得番休而

應者不勝其勞矣

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

炊太師宇文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

北皆爲陂澤兵至穫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

城垂陷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

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

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

之

時潁川治長社今長葛縣洧水在其北

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

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  
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自將步騎十萬攻長  
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  
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  
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  
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力  
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賈  
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  
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  
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  
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  
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爲鄭州禮遇

思政甚重西閭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  
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  
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秦并致書於浙州刺史  
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  
應接潁川旣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  
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  
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秦具以啓聞秦令依猷策思  
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秦乃  
許之及長社不守秦深悔之侯景之南叛也丞相秦恐東魏復  
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秦以諸城道路阻絕  
皆令拔軍還

胡氏曰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

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

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  
位號臨賀王正德怨侯景竇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  
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  
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  
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  
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  
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王景仲由是附景陰  
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  
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  
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  
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南海今廣州府朝亭據注在廣州城東北三十里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眾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卽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八月己亥泉軍於石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遂引軍圍之譽遣人告急於岳陽王譽營畱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眾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營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營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蒨有

舊密邀之乙丑崩與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龜各帥所部降於繹  
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大  
寶奉營母龔保林登城拒戰營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  
澧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營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  
所及殺之棄尸而去營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  
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權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  
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  
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令  
鎖之牀側泉爲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湘州今  
竟陵今安陸府信州今夔州府石梓寺在長沙府北橋洲在其  
西南東對長沙城新興僞立於荊州注云杜崩蓋傾新興郡而  
從軍在襄陽也澧水卽建陽河出荊門州  
而注江陵長湖廣平僞郡在新野縣西

吳興兵力寡弱張嵎書生不開軍旅或勸嵎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嵎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嵎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嵎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嵎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吳興今湖州府吳郡今蘇州府張嵎死節文臣之軌範也惜不能陳

力就列耳

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

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

始興遙張聲勢保秦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

江卽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胡氏曰元蘭謂元景仲及蘭裕也今京都覆

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

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開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簡文帝大寶元年 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

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

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

戰眾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

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南野縣今南安府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

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

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  
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  
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滎頭獲仲禮及  
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  
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二月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  
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營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  
下歸心忠遂停健北釋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求  
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  
附庸並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安陸今德安府安陸縣也滎頭今安陸鎮名石城今鍾祥縣岳陽王營以湘東之逼故入魏爲附庸魏使楊忠救之故釋云然健北卽建陽河之北  
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眾二萬攻諸藩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  
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

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  
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  
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  
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  
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  
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  
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營引  
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卻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  
旦平暮便卽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  
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時綸不受江州之讓而兵西上也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  
根本葉芟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

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欄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

此梁武之信佛朱異之謀國致之也

初燕王宏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畱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累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六月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舉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

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  
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  
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嶺石城魚梁以逼  
南康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嶺石  
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  
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喜  
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賒得至柵下破之必矣  
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甯都文育  
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嶺石還謂寶曰陳都督  
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  
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新會縣屬廣州府羅州今化州高涼  
今陽江縣大泉口在江西吉安府城  
南二十里嶺石卽嶺江之十八灘白嶺州至萬安江中多大石  
故名嶺石魚梁城在萬安縣南五里嶺州府卽古南康郡也時



霸先城崎頭而結之在大庾縣東按遷仕在州句人多疑之顧氏祖禹謂李遷仕及馮寶皆奉命援臺其軍皆至江西境內遷仕中道作亂故寶妻沈氏得以迅速成功會見古本陳書遷仕在楊無能爲也俗本訛楊爲州遂啓後人之疑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胡氏曰唐

府兵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每丁歲輸絹綾絕布綿麻非蠶鄉則歲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閒加二日不役者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糒六家供之日爲絹三尺謂之庸

合爲一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廣陵王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闕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二年正月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三月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攜太

于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  
林舩艦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壬寅景軍  
至西陽與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  
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  
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恃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  
樂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朱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  
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  
至矣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辨其  
髻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髻閒綵  
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  
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  
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

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  
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畱戍之釋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  
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邛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  
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  
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  
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  
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  
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  
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  
於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以鼓安若無人壬戌景眾濟江遣  
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  
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

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卽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邨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墳以待之僧祐由他路西上約謂其畏已急追之及於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

熟時不揀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釋許之王寅約至赤沙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眾擒約送江陵景聞之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畱宋子仙等眾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任延和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礮殺鮑泉及虞豫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釋赦之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釋以僧辯爲征東將軍尙書令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法和請還旣至謂釋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

胡氏曰法和知武陵王紀必東下

乃引兵屯峽口庚申僧

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

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

胡氏曰苟朗起兵據巢湖帝密詔投豫州刺史使討景

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橫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甯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卽命前進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朱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江安侯圓正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萬湘東王釋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讐自此起矣陳霸先引兵發南康瀨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閒巨石

皆沒霸先進頓西昌七月湘東王釋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  
亥景還至建康辛丑僧辯乘勝下湓城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  
會之屯於巴邱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  
資之八月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  
城走晉熙王僧振起兵固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  
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釋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  
按蘆洲在武昌縣西齊安今黃岡縣淮內注以爲洲內巴陵卽  
巴邱今岳州府岳陽今湘陰縣武陵今常德府臨澧在臨湘縣  
江北岸湘浦在巴陵縣白墳疑在臨湘西北芋口在華容縣赤  
沙亭在華容縣南百里洲在枝江縣東魯山在漢陽縣晉州今  
安慶府黃鶴磯今江夏縣城西北巴州刺史遙領也時孝頃起  
兵新吳今奉新縣也峽口注云巫峽之口按在巴東縣橫陽浦  
在桐城南白楊浦注云去郢城未遠蓋在江夏縣東  
西昌今秦和縣巴邱今峽江縣郭默城在蘄水縣東

讀史兵略卷二十四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元帝承聖元年 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烏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景遣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煜鄴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



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癸酉僧辯等至蕪湖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卽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畱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

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面虎臣將軍莊  
邱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  
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  
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  
引淮中舡舫及海艦以石紲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  
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霸先霸先日前柳仲  
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  
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湏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  
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眾軍次連  
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子鑒等亦於石頭東  
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守臺城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  
命爲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

胡氏曰劉神茂始  
弟侯景取壽陽及

其慶江又爲爪牙東南之禍神茂實爲之其死晚矣丁亥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眾萬

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曰我眾賊寡應分其

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

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

千橫截其後胡氏曰弩矢之力可以及遠橫截其後箭鋒所到敵必驚卻景兵乃卻霸先與

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兵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

景將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

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眾遂大潰諸軍逐

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

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銜諫曰自古豈有

叛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

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

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掛之鞬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崩人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大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崩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

之送建康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  
得出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  
鎮京口白茅灣在德化縣北與宿松縣接界南陵鶴頭二戌皆  
在銅陵縣戰鳥圻在其北大江中東陽今金華府下淮  
今蘭谿縣七里灘在桐廬縣張公洲即蔡洲禪靈寺在江甯城  
西門內有禪靈渚石頭城南也自石頭至朱雀航即今石城門  
至聚寶城門也落星山今清涼山西阜招提寺疑今靜海寺西  
州西今石城門內大街西明門苑城西門直濱在城東北石步  
鎮自張公洲至此  
皆今江甯府城境

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  
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已酉  
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眾數千人瑱進擊敗之  
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  
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  
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以羊鵝爲庫直都督待之

甚厚鵬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蒧蒧密圖之景下海欲  
向蒙山已卯景晝寢鵬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  
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  
廣陵景大惡將依之鵬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  
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  
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鵬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扶船  
底鵬以稍刺殺之索超世在別船蒧蒧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  
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  
首江陵截其手使蒧蒧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  
并骨皆盡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  
皆下蠶室齊顯祖卽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富陽縣今屬杭州府  
錢塘杭州附郭縣也嘉興今爲府松江分震澤水於今長洲縣西下海從上海縣出口也蒙山在蒙陰縣胡豆洲今鎮江府北

中江

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眾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爲北江州刺史

南新蔡今黃梅縣北江州今黃岡縣

五月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尙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眾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左衛將軍杜蒯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眾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辛術遷吏部尙書自魏遷鄴以後大選之職

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尙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秦郡今六合縣士林在其縣東

魏達奚武遣尙書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也白馬破走酋豪不進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長圍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爲爲忠乎豈若轉禍爲福使慶流子孫耶循乃請降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尙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也武



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劍北皆入於

魏

南鄭今漢中府

王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然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湘東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冬十月至江陵王下琳吏別以王子方略爲湘州刺史以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人往諭之納對使者刳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以羅漢清謹而免之納

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十一月又襲擊衡  
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眾悉降於納上聞  
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顗平北將軍裴之橫共討  
納初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卽以爲營州刺史洪  
雅請討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眾與之俱納遣其將吳藏襲擊  
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藏引兵圍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  
上遣人至納所納眾皆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  
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使者使者至巴陵時宜豐侯循軍巴陵  
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十二月  
壬午晨去巴陵十里眾謂已至卽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  
壘門望之納乘水夾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無懼色徐部  
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

淥口古作澗口在醴陵縣南營陽郡今道州空雲城

即空冷峽在武陵澧口之北

二年 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僧辯軍於車輪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步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蒙楯直進趨僧辯時杜昶杜龕並侍左右甲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賢明死藏脫走入城

車輪注以爲距長沙不遠湘江上

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

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以爲潼州楊瀾琛求爲黎州刺史紀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甯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不如送欵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瀾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秦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獼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

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  
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圖照及劉孝  
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蔽川護軍  
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拔任約於  
獄以爲晉安王司馬使助瀼和拒紀宣猛將軍劉綏與之俱六  
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瀼和告急相繼上復拔謝  
答仁於獄以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瀼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  
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眾悉拜且泣使謂僧  
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瀼和求救  
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旣入納遂  
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武陵王紀遣將軍侯  
勵將眾七千築壘與瀼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

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納既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尙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胡氏曰史言上兄弟皆阻兵而安忍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甯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敳破之

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紀眾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燾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饔飧氏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

潼州今之縣州黎州今廣元縣沙州今昭化縣西北安州今劍州涪水在縣州江州

今彭山縣峽口在夔州府東

潼州今之縣州黎州今劍州廣元縣沙州今昭  
化縣西北安州今涪水在縣州江州

今彭山縣岐口  
在夔州府東

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搗腹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搗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

軍無私焉魏以摎及圓肅並爲開府儀同三司以迴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尙

書宗懷御史中丞劉劼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及也

胡氏曰建業與齊止隔一江固也獨不思江陵介在江北逼近襄陽岳陽有復備之志宇

文有敬疆之思乎

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

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

宏正尙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

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宏正等東人

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

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

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



祖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  
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  
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  
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  
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胡氏曰史言上懷  
之禍按九十九州在江陵縣西  
六十里分屬枝江松滋二縣界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  
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眾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  
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冬十月己酉僧辯至姑孰遣  
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  
待齊師閏月丁丑瑱與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  
湘潭侯退復歸於鄴僧辯還建康

婺州今金華府南  
豫州時治太平府

三年 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  
散走齊主以二千餘騎爲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  
齊主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  
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  
三萬餘口令都督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  
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  
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胡氏曰同一高阿那肱也齊文宣用  
以求生蓋屬威猶可使之知  
懼恩不足以得其死力也

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作亂開府儀同三司田宏  
賀若敦討之不克太師秦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  
等平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巴濮  
之民皆附於魏熾酋向五子王陷白帝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

遷哲追擊破之秦以遷哲爲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  
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  
擊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  
軍儲亦贍

直州今興安府洋州今西鄉縣巴州今  
屬保甯府白帝今夔州府卽信州也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  
白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  
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  
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  
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  
熟矣乃畱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  
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  
廣陵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瑱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

鎮將郎基固守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

涇州今天長縣石梁河在其西北盱眙亦在其西北宿預在宿遷東南秦郡今六合縣海西在海州南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

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

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上策也胡氏

曰謂東還建康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

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

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

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

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甯太

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

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胡氏曰江陵諸將胡僧祐其巨擘也議見如此烏能

謹哉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丙寅謹至樊鄧梁  
王聳帥眾會之丁卯帝停講老子內外戒嚴琛至石梵未見魏  
軍馳書報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  
疑之庚午復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  
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程靈  
洗等爲前軍杜僧明吳明徹等爲後軍胡氏曰王僧辯一聞徵  
言部分諸軍不問星馳電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  
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灋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  
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十  
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  
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  
甯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里王

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魏  
軍夜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畿  
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  
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  
東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  
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子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  
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  
爲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爲書  
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  
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  
沙寺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  
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眾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

政請閒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梁王譽謂政曰我  
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  
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命營鎖之至城下政告城中曰援兵大  
至各思自勉吾以閒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譽怒使  
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  
下矣乃釋之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  
戶蒙楯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  
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眾  
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答仁買臣退保金城  
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圖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  
眾以王僧辯子侍中顓可爲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  
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軍事時城南

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喫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答仁買臣諫曰城中兵眾猶彊乘間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旣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謹徵太子爲質帝使褒送之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闕曰蕭世誠一至此乎梁王營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警所詰辱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儉乃畱帝於主衣



庫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郭外城也羅城正城也其中猶有金城石梵武甯治樂鄉城在荆門州北九十里批杷門郭南面東來第二門江陵縣江南岸帝王讀書詎同文士梁元所讀書焚之可也魏立梁王詒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詒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胡氏曰魏克江陵因取襄樊之地此以前儀詒備禦內實防之正武統取虞之計晉雖悔之何及矣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畧表胡氏曰宋渾天儀元嘉十三年錢大玉徑四尺及諸瀆物盡樂之所鑄也梁銅畧表武帝所造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

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  
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督將尹德毅說督曰魏虜貪林肆  
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  
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  
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  
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  
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  
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胡氏曰謂還建康卽位也晷刻之間大  
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  
夫之行胡氏曰匹夫之行小廉小謹以自託於鄉黨督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  
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  
被虜又失襄陽督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

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歆宗  
懷殷不害及尙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泰  
親至于謹第寢勞極歡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雅樂一  
部別封新野公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旣立欲保  
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  
平公豈得遽爾獨善遂不受

敬帝紹泰元年

春三月魏太師泰遣王克沈炯等還江南

胡氏

曰去年江陵陷

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

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

道也

胡氏曰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式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

商客問封比干墓所謂禮賢也矣搢紳何咎皆爲阜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  
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桴

爲奴婢者數千口

夏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閒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澁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禧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禧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冬十月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禧言

笑自若部分益明眾心乃定秦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射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畱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闕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眾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

臺城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齋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文育討翽救長城將軍黃他攻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甯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爲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爲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嗣徽任約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

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  
州仍遣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  
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甲辰嗣  
徽等攻治城柵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匪  
柳達摩等守城曰往采石迎齊援十二月癸丑安都襲秦郡破  
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道使送之曰昨至弟  
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霸先對治城立航悉度眾軍  
攻其水南二柵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  
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水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  
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  
甯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甯浦口霸先遣安都將水  
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

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緝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  
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  
從子曇朗爲質霸先日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眾議謂  
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  
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乃以曇朗及永嘉  
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  
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  
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長城今長興縣在湖州西六十里湖州即吳興也義興今宜興縣高州今高州府石州今藤縣譙今滁州秦今六合縣南豫州今太平府  
東西掖門臺城東門合州今鳳陽縣淮州今山陽縣胡墅在江浦縣  
安州今定遠縣楚州今浦口城侯景故壘宜在今江南縣之金陵  
南岸卽石頭城今日浦口城侯景故壘宜在今江南縣之金陵  
驛倉門今日倉巷在上元縣治西其水則秦淮支  
流也在冶城南石頭城依今清涼山築壘故無水  
太平元年 春正月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



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竈與蒨等戰敗泰因說  
竈使降竈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雠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  
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蒨竈尙醉未覺蒨遣  
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情俱奔  
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  
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耶山中蒨遣其將吳興  
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畱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  
史

東揚州今紹興府若耶山在其  
南東陽郡卽縉州今金華府

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三月戊  
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約嗣徽  
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  
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

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厯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霸先遣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磻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磻仍牽其艦而還嗣徽眾大駭因畱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胡氏曰追梁山之軍還建康以禦齊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羣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日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語抽槊上馬先進風亦尋轉殺

傷數百人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鹽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眾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元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眾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帛以繫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謂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舊饋米三千斛鳴千頭霸

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媿以鴨肉數糲乙卯未明募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眾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窮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悊得免丁巳眾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已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質酒一人裁得一醉庚寅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州

註在日南此遙領也出柵口出和州之裕溪口入江也梁山東梁山今太平府之博望山丹陽縣今江甯縣南九十里之小丹陽鎮秣陵故治今秣陵關方山在秦淮東今猶曰方山馬牧宜在蠡龍廟板橋北十里也青墩七磯在蕪湖縣東北自丹陽步上蘇峻及城路也倪塘在方山西北今曰英鄉白城今方山北之石碓耕壇今祈澤寺前皆上元縣東南地瓜步在六合縣東南今曰斷崖口龍尾在鍾山東北幕府山今觀音門山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北郊晉成帝之北郊在覆舟山南梁北郊在元武湖西北臺城北也引元武湖水南逕臺城入秦淮支流曰潮溝齊軍於湖及潮溝之間故泥濘窮先軍大壯觀山今北土山之麓故燥皆神策門外地也自白下出其後自儀鳳門外獅子山東趨也臨沂縣在觀音門江乘縣在上元東北句容縣北界攝山今棲霞山南州今太平府南徐州鎮江府也

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使其從弟齋守豫章悉眾攻孝頃久不克築長圍守之秋七月癸酉侯平發兵攻齋大掠豫章焚之奔於建康瑱眾潰奔淦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奔齊會霸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爲之誅侯平丁

亥以瑱爲司空南昌民熊曇朗世爲郡著姓曇朗有勇力侯景之亂聚眾據豐城爲柵世祖以爲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彊侵掠鄰縣侯瑱在豫章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之及瑱敗走曇朗獲其馬仗

新吳今奉新縣在南昌府西百二十里豐城縣在南昌南百二十里巴山今崇仁縣在豐

南城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眾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歛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

女伎拔繩破篋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  
之臨川今撫州府上塘當作江塘在臨川縣東南四十里